

谈“俄汉语用对比”

张会森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对比语言学是语言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而语用问题的对比研究更是如此。本文选取俄汉语的相关方面内容进行分析、讨论, 重点阐述了作者对“俄汉语用对比研究”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 俄汉对比; 语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今年我们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俄语语言文学重大项目:“俄汉语用对比研究”。笔者曾主持完成了国家哲学社科重点项目《俄汉语对比研究》(上、下卷, 2004年,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俄汉语对比研究》出版后颇受业内人士好评, 并获黑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我们希望从事并完成“俄汉语用对比研究”, 作为《俄汉语对比研究》的续篇。

还在《俄汉语对比研究》的“序言”中我们就表示过: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 它总是随着整个语言学的发展而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 语言研究逐渐由语言系统、结构的研究转向语言使用的研究, 即研究运用中的语言(язык в действии)。但是, 即使我们的《俄汉语对比研究》注意俄汉语在使用上的特点和区别, 但我们在那一部著作中所进行的语言使用的研究仍然基本上是在语言系统、语言结构的框架内做文章, 它对语言使用的描写、分析必然会受到局限。语言的使用一方面受到语言本身的约束, 即受到语言系统决定的规则的约束, 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民族文化诸方面的约束。影响语言在交际中运用的除了语言规则, 还有语言使用的“社会规则”(D. Hymes语), “文化规则”(A. Wierzbicka语), 也就是非语言系统或结构决定的规则。试举一二例子来做一说明。俄汉语中有 товарищ 与“同志”这两个对应词, 但由于社会、文化诸多因素, 两个词在两种语言中用法不尽相同。在当今俄罗斯, 由于社会政治变迁, товарищ 已不再用作一般社会交往称呼语。你见到一个熟悉或陌生的俄罗斯人, 称呼他 товарищ, 会遭到反感甚至白眼。而在中国, 今天“同志”虽然已不再是通用的社会称呼, 但党组织成员之间、党政机关内或对党政相关人员, 仍通用“同志”。而在民间市井和农村百姓仍然常用“同志”来指称, 称呼某个人, 例如:向别人问路:“同志, 到学府书城怎么走?”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人对交通警察说:“我骑得太快, 把这位同志给撞伤了。”

《俄汉语对比研究》对于非语言系统制约的语言运用规则涉猎还不够充分, 我们需要进一步搞一部《俄汉语用对比研究》, 以探究俄语和汉语在同类情境、同种语用目的情况下使用上的异同。

这里有必要明确一下“语用”的涵义。这里的“语用”指的是“语言的使用”, 展开一

点儿讲，——指的是“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对语言（符号）的使用。”这种理解符合最早 Morris 提出的“符号学”第三组成部分 pragmatics（符号使用学——语用学）的界定。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语用学，由于它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对象、研究范围和任务还不明确，有不同说法，但最一般的说法是“语用学研究语言符号在言语中的使用”。(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1990: 389)我国汉语界也大致如此理解。可以说，我们所说的“语用(学)”是广义的、同英美流行的狭义 pragmatics 所讲的“语用”有所不同。我们在对俄汉语进行语用对比时，会把英美学用学/pragmatics 的主要内容，基本课题（如言语行为理论，施为言语行为类别，社会交际中的称谓/称呼，礼貌范畴，言语中的指示语等）保留下来，并作为主体部分，但又不限于此。我们将根据我们对“语用”的理解，扩展我们的研究范围（目前语用学还处于“开创”阶段，逐步拓广）。

其次，我们的研究的性质和目的跟 J. Austin, J. Searle, H. Grice 等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英美学用学）也有所不同。J. Austin, J. Searle, H. Grice 是从语言哲学的见地出发研究日常语句和施为句的类别。J. Austin 的一片贡献是提出了 Слово—это действие（话语是一种行为）这一命题，这是一种高度哲学概括，J. Searle 等又进而把施为句划分为若干类别。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的语用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启发，但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申明，是广义语言学（包括语言作为系统，作为结构，更包括语言的运用——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性质的，而不是语言哲学性质的。我们着重的是语言（符号）在交际中的使用的尽可能详实的分析，着重的是语言（符号）怎样恰当地为一定的语用目的，语用意向服务。分析和描写的方法也有所不同。至于我们是进行俄汉语用对比研究，这是 J. Austin, J. Searle 等人所没有从事过的研究，我们不会受他们的束缚。“语用学”20 世纪 50—60 年代诞生于英美，却没有在苏俄产生。这并不是说俄语界不重视“语言”的使用。恰恰相反，俄语学者历来注重语言的使用。正是俄语学界主张要研究语言的使用，相应产生了功能修辞学（стилистика）。我们可以从俄语修辞学（стилистика）的代表性定义中看出其实质：

① Стилистика—раздел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котором исследуется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или способ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языковых единиц и категорий в рамках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его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м расслоением в разли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языкового общения, а также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стилевая систем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в 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и в диахрони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1979).

② Стилистика как наука понимается как учение о наи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х формах выражения мысли и чувств в самом широком смысле этого слова, о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м отборе и комбинировании средств языка в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сферах общения, о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ях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языковых единиц в акте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А. Кожин и др.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типы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М., 1982).

从上面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俄语的 стилистика 跟英美的“语用学”有很多的共同点，两门学科可以说殊途回归，都是“研究语言的使用”的，必须指出，俄语学界的 стилистика 与英美的 pragmatics 产生的时间差不多同时。很有趣的是：英美的 stylistics 是文体学，研究文学作品及作家的风格，没有俄语 Стилистика 那样的内涵和外延，即不是“研究语言使用的学科”，所以英美产生了讲究语言使用的 pragmatics。而在苏联/俄罗斯，由于有了研究语言使用的 стилистика，所以没有产生并且很长时间没有引进 pragmatics。上世纪后半叶，随着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开始改变，pragmatics 被逐渐引进。俄罗斯学者们经过自己的研究对 pragmatics 做了修正、补充和扩展，特别是他们在 М. Бахтин 的“言语体裁理论”（Теория речевых жанров）的基础上，把言语行为研究从个别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的研究扩展为语篇（текст）言语体裁的研究。

应该说，pragmatics 同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 以及后来的 теория речевых жанров

之间存在殊途的同归性，并且可以互补，补偿各自的不足。例如，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 研究语体的语言运用，太概括，不能一下子落到语言使用的具体实处，而 pragmatics 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单独语句，显得很有局限性。

我们所说的“语用”是广义的，我们的语用对比研究将溶合 pragmatics 与 стилистика 的长处，回避其短处。对于人们社会交际中的“语言的使用”这个大课题，无论是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 或 pragmatics，这两个学科都各自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都有局限性。若想很好揭示人类交际中语言使用的规律，需要引进或使用其他一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例如言语交际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民族心理学，等等。总起来说，语言的使用—语用，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需要对它进行多维的多角度的研究。

至于“俄汉语用对比研究”——无论是从语用学或是从对比语言学角度看，都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至今我们没见到可资参考的类似研究成果。我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初步建立俄汉语用对比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初步建立俄汉语用对比研究的基本模式。

我们敢于碰这个新的困难的研究课题，有一个理由是我们已经做过《俄汉语对比研究》，我们的上述成果已得到学界的肯定。通过《俄汉语对比研究》我们已经掌握了俄汉语对比研究的正确的，看来行之有效的研究原则和几项研究方法（请见《俄汉语对比研究》，上册，37-38，此处不赘）。

我们乐于并敢于进行“俄汉语用对比研究”，更是因为我们确信这项研究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1) 本课题将填补俄汉对比语言学的一项空白，提供俄汉语用对比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模式。

2) 指导俄汉跨文化交际时恰当使用对方语言，以达到顺利交际的目的和取得良好效果。

3) 为俄译汉或汉译俄及其教学提供理论指导和正确的译法。

举一个大家困惑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将要从事的这项研究的实用价值：我国农村或城市汉族老百姓相互招呼时，常用“孩子他爸”、“孩子他妈”，文学作品中也常见这种称呼语。该怎么译成俄文，俄语该怎么说？本研究会告诉你：译成俄语时使用 мать 或 отец（属于 просторечн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即可，试比较：

① 丈夫对妻子的称呼（前提是他们已有子女）：“孩子他妈”：

После чая Маякии говорил жене: — Ну-ка, мать, дай-ка сюда библию-то. (М. Горький. Флма Гордеев)

② 妻子对丈夫：“孩子他爸”：

—Выросли девчоночки..., вздохнула Катерина, ... Вот и наша Танюшка скоро невеста будет. Ну спи, отец, спи, завтра тебе ране... (В. Белов, Привычное дело)

我们的俄汉语用对比研究基调是对比研究当代的语用，但又不割裂语用的演变、沿革，目的是为了更好理解语用现象的民族文化内涵。未来整个课题将贯穿一条动态系统的红线。

参考文献

[1]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Прагматик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я [Z].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0.

[2] 张会森 2004 俄汉语对比研究（上、下册）[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 张会森 2002 修辞学通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张会森 2002 语用学与修辞学[A]//俄语语言文学研究(第一辑)[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Contrastive Researches of Chinese and Russian Language in Pragmatics

ZHANG Hui-se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nterprets main viewpoints for contrastive researches of Chinese and Russian language in pragmatics.

Key words: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and Russian language; pragmatics researches

收稿日期: 2009-04-26

作者简介: 张会森(1933-),男,祖籍河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原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修辞学、语法学。

[责任编辑:薛恩奎]